



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当代英雄

〔俄〕莱蒙托夫◎著



南方出版社



当代英雄

[俄] 莱蒙托夫◎著 张小川◎译

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南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英雄/(俄)莱蒙托夫著;张小川译.-海口:南方出版社,
2001.2

ISBN 7-80660-199-6

I. 当… II. ①莱… ②张…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7177 号

南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203. 海口市海府一横路 19 号华宇大厦 1201 室)

责任编辑:于明江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3 年 9 月第 2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5.5

字数:124 千字 印数:1-12000

定价:10.00 元

序

关于眼前这本薄薄的书，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曾说过，“《当代英雄》属于纯正艺术才具有的那样一种现象：作为文学的新鲜事令人注目和欣赏的同时，变成了一笔雄厚的文学资金，随着时日推移而利息越来越多。”确实，一百多年过去了，这部作品不仅确立了自己在文学史上不朽的地位，而且对俄罗斯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莱蒙托夫(1814—1841)是继普希金之后俄罗斯又一伟大诗人，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共写了数百首抒情诗。这些作品感情深沉而奔放，艺术形象生动而鲜明，诗句铿锵有力而优美，具有将俄罗斯民歌和西欧浪漫主义诗歌揉合在一起的特色。他的长诗《童僧》、《恶魔》都是脍炙人口的杰作，抒发了诗人自己争取自由的战斗激情，表现了惊人的艺术表达力。

《当代英雄》是一部卓越的社会心理小说，由五个中篇组成。作品主人公毕巧林，被称为继奥涅金之后的第二个“多余的人”。他和奥涅金一样，不满现实，渴望有所作为，但在当时的社会找不到生活目标，转而将精力和才智放在冒险和追求奇遇、制造刺激事件上面。为了深入揭示人物内心世界，小说运用了打破时空顺序的特殊结构，层层深入，使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一览无余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体会到人物人格上的分裂与内心幻灭的悲哀。《当代英雄》被公认为人物心理分析描写的典范之作。小说语言如同诗人的抒情诗，无论写景写情，无不诗意盎然。

《当代英雄》以鲜明的人物形象，细致的心理描写，高超的艺术手法，完美的结构，优美的语言而广为读者喜爱。

编者

目 录

| | |
|---------|---|
| 序 | 1 |
|---------|---|

第一部

| | |
|---------------------|----|
| 1. 贝拉 | 3 |
| 2. 马克西姆·马克西米奇 | 44 |
| 毕巧林的日记 | |
| 前言 | 56 |
| 1. 塔曼 | 58 |

第二部

| | |
|---------------|-----|
| 2. 玛丽公主 | 75 |
| 3. 宿命论者 | 161 |

第一部

1. 贝 拉

我搭乘驿车从第比利斯出发，车上的全部行李只有一只小皮箱，箱子里装的有一半是关于格鲁吉亚的旅行杂记，不幸的是，后来这些杂记大部分都丢失了，而装着其他物品的箱子则安然无恙，很幸运地全都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

我乘坐的驿车驶进葛刹尔谷时，太阳也开始落山，隐没到了终年积雪的山峰后面。我的车夫，一个奥塞梯人，为了赶在天黑前爬上葛刹尔山，他手不停鞭地催赶着马儿，还扯起嗓门大声唱起歌来。这山谷是个多么美丽的地方啊！周围的山都是无法攀登的悬崖峭壁，浅红色的岩石上挂满了常春藤，到处是一丛丛的山毛榉，到处是险峻的黄色峭壁，峭壁上满是被雨水冲蚀而成的沟沟壑壑。山上，在很高很高的地方是金光闪烁的雪的流苏，山下有一条阿拉格瓦河，跟一条从幽暗的烟雾蒙蒙的峡谷中哗哗奔涌而出的无名小溪汇合在一起，像一根银线似的蜿蜒开去，水波犹如蛇鳞似的闪闪发光。

我搭乘的驿车驶到葛刹尔山山脚下时，我们在一个小饭馆边停下，略作休息，有一二十个格鲁吉亚人和山民正在小饭馆那儿挤来挤去，不远处有个骆驼商队也已经停下，准备在这儿过夜。我还需要雇用几头牛，好把我们的马车拉到该死的山上，因为现在已是秋天，路面上已结有薄冰，要知道，这个山谷差不多有两俄里长。

没办法，我只好雇了六头牛和几个奥塞梯人，一个奥塞梯人肩上扛着我的箱子，其他几个人则去拉着牛，他们冲着牛大声地吆喝着。

我的马车后面，有四头牛拉着另一辆车，车上尽管装得满满

的,可看上去却显得跟空的一样,这使我很吃惊。跟在车后面走着的是车老板,他正抽着一根卡巴尔达人常抽的银色小烟斗,身上穿着一件没有肩章的军官制服,戴着一顶切尔克斯人常戴的毛烘烘的帽子,他的样子看上去不过五十岁;他脸上那黑黝黝的肤色表明这张脸早已熟悉了外高加索的太阳;他那过早变白的胡须跟他稳健的步态和强壮的外貌很不相称。我走近他,向他行礼问候,他默默地向我答礼,并喷出一团烟来。

“好像我跟您是同路,是吗?”

他又默默地向我行礼。

“您一定也是去斯塔夫罗波尔?”

“是的……是去送公家的东西。”

“请问,为什么您那么重的东西,四头牛拉着一点儿都不显得很吃力,而我的车子,空空的,六头牛拉,而且还有这几个奥塞梯人在帮忙,却拉得很费劲,这是为什么?”

他神秘地笑了笑,意味深长地朝我望了一眼。

“您在外高加索一定没呆很久吧?”

“不到一年。”我回答说。

他又朝我笑了笑。

“怎么啦?”

“怪不得了!这些亚细亚人是一帮可怕的骗子!您以为他们对牛吆喝是在给牛帮忙吗?他们吆喝些什么只有鬼才知道。可这些牛,它们知道,您就是用二十头牛来拉,只要他们还是那样的吆喝,这些牛准还是原地一动不动……真是一群可恶的骗子!您能拿他们怎么办呢?他们最爱勒索过路人的钱财……过路人让这群骗子占尽了便宜!您瞧着,他们准还会向您要酒钱。我太了解他们了,他们骗不了我!”

“您在这儿服务很久了吗?”

“是的，在我成为阿列克塞·彼得罗维奇的部下后，我就已经在这儿服务了，”他摆出一副尊贵的架子说，“他来前线的时候，我才是个少尉，”他补充说，“我在他手下，因讨伐高加索山民有功，被连提了两级。”

“那您现在呢？……”

“现在我在第三主力营任职，对不起，请允许我也斗胆问您一句，那您呢？”

我告诉了他。

我们的谈话说到这里就停止了，我们默不作声地朝前走着。在山顶上，我们见到了雪，太阳落山了，紧跟白昼而来的是夜晚，没有一点间隙，这就跟在南方通常所见到的情况一样，但是，由于积雪泛出的光，我们能清楚地辨认出通往山上的路，尽管山已不那么陡峭险峻。我让奥塞梯人把我的箱子放进车里，用马把牛替换下来，并最后一次朝下面的山谷望了一眼，但从峡谷里像波涛般汹涌而来的浓雾把山谷完完全全掩盖了，从那里我们听不到一点声音。奥塞梯人吵吵嚷嚷地围住了我，向我要酒钱；可上尉朝他们厉声地呵斥了一声，他们便马上朝四面八方跑开了。

“他们就是这样一些人！”他说，“他们连面包怎么用俄语说都不会，可却学会了‘老总，给点酒钱吧！’在我看来，鞑靼人都比他们好些，因为鞑靼人不管怎样，总还不是酒鬼呀……”

离驿站还有一俄里左右。周围十分寂静，静得连一只蚊子的嗡嗡声都能让人知道它是往哪个方向飞，左边幽深的峡谷黑乎乎的，峡谷的对面，我们的前方都是深灰色的山峦，叠嶂起伏，层层积雪，黯淡的天空还有着落日的余晖。在黑暗的天空里，无数星星在闪烁，奇怪的是，我总觉得这些星星比我们北方的星星要高。路的两边是些光秃秃的黑石头，积雪下面可看到一些灌木丛，所有树叶都静止不动，在大自然的睡梦中能听到走累了了的马儿的响鼻声；能

听到俄罗斯的小铃铛不时发出的轻微而很不和谐的丁当声，这情景确实让人心旷神怡。

“明天一定是个好天！”我说。上尉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用手指着屹立在我们对面的高耸入云的一座高山让我看。

“这是什么山？”我问。

“古特山。”

“那又怎么样呢？”

“您瞧啊，它是怎么冒烟的。”

真的，古特山确实是在冒烟，山的四周飘浮着一团团轻薄的云流，山顶上聚集着一团乌云，这乌云真黑，黑得就像是幽暗的天空里的一块墨斑。

这时我们已能隐隐约约看到驿站和它周围的那些土房，石头房的屋顶，我们的前面闪烁着像是在欢迎我们的点点灯火。这时吹来一阵潮湿的冷风，吹得峡谷呜呜作响，还下了一阵细雨。我刚披上斗篷，就下起了鹅毛大雪，我极其钦佩地望着这位上尉……

“我们只有在这里过夜了，”他懊恼地说，“这种暴风雪天气，谁也过不了这座山。什么？克莱斯托夫山发生了雪崩？”他问赶车的。

“没有，老爷，”赶车的奥塞梯人回答说，“只是雪下得很大很大。”

驿站已没有过路人住宿的房间，我们被安排到一个烟雾弥漫的石头房子里过夜，我邀请我的旅伴跟我一起喝杯茶，因为我随身带着一把生铁茶壶——这是我在高加索旅行时惟一的一种安慰，一种快乐。

这个石头房子的一边紧挨着山岩，三级又滑又湿的台阶通向房子的大门。我摸索着走进了这个房子，可是竟撞在了一头牛身上（这里的人通常把牛棚兼作下房给仆人住），我不知道我该朝哪

儿走才好：这儿是羊在咩咩叫；那儿是狗在低声地吠。幸运的是，旁边有一线暗淡的光闪了一闪，借着这线光我看到一个像门一样的大窟窿。窟窿里显出一幅十分有趣的图画，这里是一间很宽的房间，屋顶被两根熏满烟黑的柱子支撑着，屋子里挤满了人。屋子中间的地上烧着一堆火，劈柴被火烧得劈啪劈啪的直响，烟被从屋顶上的洞里刮进来的风吹得倒灌进屋里，浓厚的烟雾四面散开，使我好一阵看不出周围的东西来；火边围坐着很多人：两个老婆婆，一个瘦削的格鲁吉亚人，还有许多孩子，他们都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我们没什么事好做，于是都挤坐在火堆边，我们点燃烟斗，抽着烟，茶壶很快就啾啾地响起来，好像在问候大家似的。

“这群人真可怜啊！”我指着我们这些肮脏的主人对上尉说。这些人正呆呆地、一声不吭地望着我们。

“还是一群很愚蠢的人呢！”他回答说，“您信吗？他们什么都不会，也没有受教育的天分！至少我们的卡尔巴达人或是车臣人，虽然穷，做强盗，当乞丐，却都是些天不怕地不怕、敢作敢为的人。至于这些人，他们根本就不喜欢武器，你永远看不到在哪个奥塞梯人身上会带着一把像样的短剑，真正的奥塞梯人就是这样！”

“您在车臣呆了很久吗？”

“是的，我跟我的那连人在卡曼尼勃洛德附近的一个城堡里驻扎了十多年。您知道这个地方吗？”

“听说过。”

“真的，老兄，那些个歹徒真使我们烦透了。现在，谢天谢地，总算是平静下来了，要是早些时，你只要离开城堡的围墙百多步远，不知什么地方就会有长乱蓬蓬头发的恶棍在等着你。你只要一走神，稍不留意，一根套索就会套到你脖子上，或是一颗子弹就会打在你的后脑勺上。不过，这些人也确实了不得！……”

“看样子，您也有许多惊险的故事，对吗？”我在好奇心的驱使

下问他。

“有啊，怎么会没有呢！有过很多……”

说着，他就捻起左边的胡子来，低着头，沉思起来。我很想从他那里挤出些惊险的小故事来，这也是所有旅行者，所有爱记杂记的人一种很自然的愿望。这时茶也开了，我从箱子里拿出两只一样的小茶杯，斟上茶，端了一杯放在他的面前。他喝了一口，然后好像在自言自语地说：“是的，有过很多……”这声感叹给了我极大的希望。我知道，年老的高加索人很喜欢讲故事，喜欢讲许多事给人听；但他们并非常有这种机会，因为他跟自己的连队在一个偏僻的地区要驻守四五年，而在这整整的四五年中谁也不会对他说声“您好”（因为下级军官常说的是“祝您健康”）。谈话的内容不外乎是：周围的人怎么野蛮，怎么有趣；每天都有危险，时常会碰到一些稀奇古怪、惊心动魄的事，以至你常常会情不自禁地为我们记录的东西太少了而感到惋惜。

“您不想再来一杯罗姆酒吗？”我对我的旅伴说，“我有从第比利斯带来的白甜酒。现在的天气很冷。”

“不，谢谢您，我不喝酒。”

“为什么？”

“是这样的，因为我已发过誓，要戒酒。当我还是个少尉时，有一次，您知道，我们一伙人都喝醉了，不巧当夜有了警报，于是我们便一个个醉醺醺地跑出来站队，当阿列克塞·彼得洛维奇发觉后，我们可就够受的了：老天爷，他是多生气啊！我们差一点没被他送上法庭受审。事情就有那么巧，有时候，你整年一个人生活，看不见一个人，可当你刚刚去喝点酒，一下子就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人！”

听了他说的话，我几乎失去了希望。

“就拿切尔克斯人来说吧，”他接着说道，“要是真让他们在办

婚事、丧事时痛喝一阵布扎酒，那准会闹出人命来。有一次我好不容易才逃出了这种场面，那还是在一个跟我们很亲善的土司家里做客呢。”

“那是怎么一回事呀？”

“事情是这样的，”他装了一袋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便开始讲了起来，“请注意，当时，我跟连队就驻扎在特勒克河对岸的一个要塞里，这还是五年前的事。有一年秋天，到我们这儿来了一支军需食品运输队。运输队里有个二十五岁左右的年轻军官，他穿着全副军装来向我报到，并说他接到命令，让他留在我驻扎的要塞里，他瘦削的个子，苍白的脸，崭新的制服，我马上就猜到，他来我们高加索时间还不长。”

“您，”我问他，“大概是从俄罗斯调到我们这儿来的吧？”

“是的，上尉先生。”他回答说。我握住他的一只手说：

“我很高兴，非常高兴，在这里您恐怕会感到有些寂寞的……不过，没关系，我跟您会像朋友一样生活在一起，您就叫我马克西姆·马克西米奇好了，真是的，您干吗还穿着全副军服呢？到我这儿来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戴上您的便帽就行了。”人们把他带到营房里，于是他就在要塞里住了下来。

“他叫什么名字？”我问马克西姆·马克西米奇。

“他叫……格里戈利·亚历山大诺维奇·毕巧林。我敢对您说，他是个极好的人，只不过有点怪怪的，比如说，他整天在外面打猎，天气又冷，还下着雨，所有的人都冻坏了，累死了，而他却什么事也没有，满不在乎；而有时，他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只要有风一吹，他就会说，他受凉了，感冒了；护窗板若是发出响声，他就会吓得发抖，脸发白；可我却亲眼看见他独自一人去打野猪；还经常有这种情况，你整小时整小时引不出他一句话来，可有时他只要一开口讲，就会讲得你笑痛肚子。真的，他有很多古怪的地方，他也一定

是个很有钱的人，因为他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贵重东西！……”

“他跟您住在一起，住了很久吗？”我又问道。

“住了近一年。这一年对我来说是很值得纪念的一年，他让我感到烦恼，可回忆起来的并不是这些事！要知道，生活中常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命中注定，在他们身上会发生各式各样的离奇古怪的事情！”

“离奇古怪的事情？”我装出一副好奇的样子，一边给他添茶，一边大声说道。

“我这就讲给您听。离要塞六俄里的地方住着一个亲善的土司，他有个十五六岁的小男孩，经常骑着马到我们这儿来，几乎天天来，没少来过一天，不是为这个事，就是为那个事。实在是我和格里戈利·亚历山大诺维奇把他给惯坏了，这个孩子是个天不怕地不怕，他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调皮鬼，他不是疾驰中从地上捡起一顶帽子，就是在疾驰中开枪射击。他有一个缺点，那就是爱钱如命。有一回，格里戈利·亚历山大诺维奇开玩笑说，要是他能从他父亲的羊群里偷来那只最好的公羊，就奖给他三卢布金币。您猜结果怎么样呢？第二天晚上他就把那只公山羊给牵来了。我们常常出些主意去逗弄他，他马上就会两眼通红，伸出手去拔他的短剑。‘喂，阿扎玛特，你可要当心自己的脑袋，’我对他说，‘你的脑袋迟早会遭殃的。’”

“有一次，老土司的大女儿出嫁，他亲自来请我们去参加婚宴，我们跟他原是朋友，虽然他是鞑靼人，我们也不好拒绝他，于是我们便出发去参加婚宴。到村子里时，许多狗大声吠着来迎接我们。看见我们来了的女人，漂亮点的都纷纷躲藏起来，我们能够看到的那些人又很不漂亮。‘我对切尔克斯女人很有好感。’格里戈利·亚历山大诺维奇对我说。‘您先别急！’我笑着说，可我心里却在琢磨我自己的事。”

“在土司的村舍里来了很多人，要知道亚洲人有一种风俗习惯，凡是所遇到的人，不论什么人都会被邀请来参加婚礼。人们用各种不同的礼节来接待我们，把我们带到客厅里，但我并没有忘记要注意看一下人们把我们的马拴在哪儿。您知道，什么意外的事都可能发生。”

“他们是怎样庆祝婚礼的呢？”我问上尉。

“跟平常一样。先是教长给新人通读《古兰经》里的一些什么东西，然后是给新人和他们的所有亲戚赠送礼物。人们吃着东西，喝着布扎酒，而后就是马术表演，这时总是会有一个穿得破破烂烂、身上沾着许多油腻污斑的人，骑着一匹瘸腿的劣马，装腔作势，故作丑态，逗得那些有钱人哈哈大笑，最后，天快黑时，客厅里便开始了我们所说的舞会。一个穷苦的老人弹着一种有三根弦的乐器，我忘了叫什么乐器来着，就好像是我们弹的巴拉莱卡琴，一种有三根弦的三角琴。姑娘们、小伙子们站成两行，拍着手，唱着歌。随后出来一个姑娘和一个小伙子，他们站在中央，开始拖长声调互相唱着他们所记得的诗，其他人跟着他们一起合唱。我和毕巧林坐在贵宾席上，主人的小女儿——一个十六岁左右的小姑娘朝毕巧林走来，对着他唱诗……怎么说好呢？……就好像是在讨好他似的。”

“她唱的是什么呀，您还记得吗？”

“还记得一些，意思好像是这样：‘人们都说，我们的年轻骑士技艺高超，挺拔英俊，他们穿的战袍是银子装饰的，可我们的年轻的俄罗斯军官比他们更英俊，他战袍上的饰钮是金子的，他就像是他们当中的一棵白杨树，在我们的花园里他既不生长，也不开花。’毕巧林站了起来，把手贴在额上，贴在胸前向她鞠躬，并请我回答她。我很精通他们的语言，于是我把毕巧林的回答翻译给她听……她离开我们后，我小声地问格里戈利·亚历山大诺维奇：‘怎么

样，您觉得她怎么样？”

“真漂亮！”他回答说，“她叫什么？”

“她叫贝拉，”我答道，“她的确是很漂亮，个子很高，身材苗条，眼睛像山羚羊一般乌黑乌黑的，能照彻您的心灵。”毕巧林目不转睛地望着她，陷入沉思之中，她也不时地皱起眉头在偷偷地端详他。然而欣赏这位美丽的土司的小女儿的并不只是毕巧林一个人，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还有另外一双火一般的眼睛在直勾勾地盯着她看。我仔细一看，原来是我的一个老熟人，他叫卡兹比奇。您知道，他不是个“友善”的人，也不是个“不友善”的人。尽管没抓到他的什么把柄，可人们对他还是很怀疑。他经常赶着一些公羊到我们要塞来卖，开价很低，他从来不让还价，他要多少，你就得给多少，哪怕是杀了他，他也不肯还价。那副嘴脸也真像是一副强盗相：他个子不大，身体干瘦干瘦的，可肩膀却很宽。他很机灵，机灵得像个鬼！衣服总是破破烂烂的，打着补丁，可他的武器却是配着银光闪闪的饰物，他的马是整个卡巴尔达最有名的，确切点说，要想找出一匹比他的马更好的马来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所有的骑手都很羡慕他，又很嫉妒他，不只一次地想把他的马偷走，只是总也没偷成。就像我现在看到的这匹马：马毛像漆一样的黑，腿像弓弦般的直，眼睛跟贝拉的眼睛一样明亮，一匹多么健壮有力的马啊！它一口气可跑五十俄里，而且这四匹马还训练有素，能听懂主人的话，会像狗一样跟在主人身后，他不论什么时候，从来不把马拴起来，这可真是一匹强盗的马！……

“那天晚上，卡兹比奇很不高兴，他从来没有这样不高兴过，我发现他在衣服里面穿上了铠甲，他绝不会无缘无故穿铠甲的，我想：他准是在打什么主意。

“屋子里变得闷热起来，我来到屋外透透气，凉快凉快，夜幕已经降临到山上，山谷里云雾缭绕。